

張
橫
渠
集
一



本館據正誼堂全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道以居正爲大學。以盡心爲要。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然不極於知性知天。則心無由盡。正大之情。無從可見。而道於是乎晦矣。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道相承。爲萬世立極。而子思孟子從而發明之。斯道始大著。孟子沒而微言絕。歷千餘載。濂洛關閩諸君子。又起而修明之。今其書俱在。可考而知也。橫渠張先生著西銘正蒙經學諸書。呂與叔撰行狀。以爲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明道亦言西銘道理。孟子以後。無人及此。是豈虛稱也哉。其學當時盛傳於關中。雖自成一家之言。然與二程昆弟首推氣質之說。以明性善之本然。而漢唐以下諸儒紛議之惑泯焉。其有功性教。夫豈淺小哉。閒嘗竊讀先生之書。其高極乎乾父坤母之大。而實不離乎吾體吾性之常。其詣必造於窮神知化之妙。而實不外乎存心養性以爲功。其旨歸在乎有無合一以爲常。而動靜虛實之機。灼然不爽。其致用務爲化裁。推行以盡利。而隱微幽獨之際。防亦不懈。大中至正之道。畢具乎此。而巨細精麤。亦莫不貫。其正且大。爲何如哉。夫道亦吾心所自有。何待他求。但不能窮理好學。則無以知夫吾性之所固有。而自盡其心。或怙於見聞之狹。或驚爲高遠之論。其於道也何有。余竊懼焉。故編輯是集。以破庸淺之見。以祛習俗之陋。俾學者有所操持存養。以趨向於本原之地。而因以自盡其心焉。雖然。其未易言也。張子之於道。蓋自謂俯讀仰思。求之六經而後得者也。今學者於六經孔孟之言。不日浸灌於胷中。而驟而語之。未有不

河漢其言而逡巡退卻也。且無張子畫爲宵得息養瞬存功夫。亦無以識其用意之所存。而能反覆究研。庶幾有得也。噫。學者於此。不一盡其心。而徒汲汲於華靡之詞。以博世資。吾知其渺乎小矣。是何足以語道也哉。余固非知道者也。然不敢謂無志於盡心之學。略附管見於正蒙。餘俟同志君子共爲討論焉。錄錄而較之。寸寸而度之。深造而有得焉。是亦張子而已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孟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宋史本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桑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澹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廳。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

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大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貲，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合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鄜伯，從祀孔子廟庭。

張橫渠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西銘

東銘

卷之二

正蒙

太和篇第一

參兩篇第二

天道篇第三

神化篇第四

卷之三

正蒙

動物篇第五

誠明篇第六

張橫渠集

目錄

大心篇第七

中正篇第八

至當篇第九

作者篇第十

三十篇第十一

有德篇第十二

有司篇第十三

卷之四

正蒙

大易篇第十四

樂器篇第十五

王禘篇第十六

乾稱篇第十七

卷之五

經學理窟

周禮

詩書

宗法

卷之六

經學理窟

禮樂

氣質

卷之七

經學理窟

義理

學大原上

卷之八

經學理窟

學大原下

自道

張橫渠集

目錄

張橫渠集 目錄

卷之九

經學理窟

祭祀

月令統

喪記

卷之十

語錄鈔

卷之十一

文集鈔

卷之十二

性理拾遺

二程書拾遺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一

宋張載撰

西銘 朱子註釋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閒。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閒。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

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

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論曰。天地之閒。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

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特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旣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

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二

正蒙一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說也。無大可過。無細可遺。聖人復起。無以閒乎斯言矣。

呂汲公曰。先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有合於前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花葉爾。

程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朱子曰。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閒。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序而及。方見好處。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閒一切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看得矣。

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

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蓋以其思慮考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槩可見矣。

按正蒙所說道理。如太和參兩。天道神化等篇。皆不出周子太極圖範圍之中。苟熟讀太極圖意。會之則正蒙精奧無不可了。然心目渙然冰釋矣。若猶未也。冥漠之中。總無頭緒。可尋。竅籥可通。徒執其言語附會解說。未免河漢也。蓋天地間道理一而已矣。雖立言各有不同。其旨歸究不能外也。清虛一大是當時立言之過。而意則實說道理。其理未嘗非也。今經說破善會之可耳。

世間道理雖極精奧。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已斷之矣。正蒙窮天地萬物之理。亦只搏拊道兩句道理。別無他巧。

太和篇第一 人物賦受之理

易曰保合太和。此言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此即太極本具是生細

大和所謂道。所謂道。道即理也。似言氣中之理。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此即太極本具是生細

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氣則載理而後有是氣。其來也幾微易簡。善是繼之者。其究也廣大堅固。性時事起

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天地本然至善道理。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總結上文

象者形下之器也。所不可象者形上之 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如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

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此就天而言。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此

人心 而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止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似按有無皆是道。寂感皆是性。無所謂客也。言體用可爾。下客字太險。似於理有礙矣。盡性則內外精麤一以貫之。這道理張子本自分曉。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從陰陽五行錯綜變化中來然其爲理也順而不紊有序如晝夜寒暑以漸相推是也不妄謂實理具在不害不悖是也元亨誠之通利

貞誠之復此理萬古不易皆順而不妄者也

按此雖指造化而言然人之爲學亦當如是也失序則亂不誠無物緊要在順而不妄四字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

按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非無也適還天地於穆之本體而已聚爲有象非有也不失天地變化之常理而已世目但見萬物倏無倏有而不知爲氣之聚散使然也知氣之爲聚爲散而又未知皆理爲宰也

太虛不能無氣有是理則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有是氣則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原始反終循環不

也不窮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皆是萬古自然道理不得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

其至矣盡道其間與化推移而周流無間也兼體不累有無聚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釋氏一以虛空

不知不倚一偏也存神其至超乎形氣之外而運用不測也有也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是知聚而不知散也二者雖有閒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亡者可與言性矣

按正蒙立言之過多在乎此聖人但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已是盡頭話了張子展衍出格而曰知死之亡其與釋氏輪迴之說相去有幾然細推張子之意與輪迴絕不相同是說不可與言性釋氏主禍福果報而言謂死而精靈不散易形以生一人自私之見也究爲惑淫異說一念稍差便有邪正天淵之隔學者不可不知也

知虛空卽氣天地之氣塞滿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道理本顧聚散出入此形而形不形能推

本所從來。此形而事則深於易者也。推以道陰陽聖人化裁。若謂虛能生氣。既已通一無二。則虛便是。則虛

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聖人止就一形而下。謂器

下則可。設若說有形是器。無形是道。則是二。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

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孟子云。形色天性也。無是形亦無是性。

足以言。道普禪門長慶有萬象之中獨露身之句。此道不明。正由僭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

用。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臭未嘗不是性體。然有載字。道理在載事也。四時行百反以人見之小。因緣

天地。厭絕倫物。但求一身作佛。是其所見之小。明有不盡。以窮理也。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以實爲幽明

不能舉其要。察以爲知也。遂躐等妄意而然。見性也。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

矩。此引易語以證神化。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問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

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

陽剛柔之始。此說混沌。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此說天地。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

之流形山川之融結。此說時人物。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分後之天地。凡有是氣。則必有是理。已

朱子曰。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此是未

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

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止是說氣。理自在

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精底都從屬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

此等言語都是經緯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按天地生物只靠陰陽上陰陽止是氣亦未有形迹可見及至人物已成而後形質具焉所謂天地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凡有是形便有是氣是理無物不然何論精麤天料若一時升降飛揚之氣熄則天地亦自傾壞了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

按氣聚則陰陽落在五行中去故有形質可見非氣一聚而遂有形也凡言氣上藏便帶理下藏便帶五行先儒舉要而言讀者要分曉既已有形便有盛衰消長之機在焉氣聚二句在形不形上較論方其聚也四句在運化循環無已上互說謂之幽明則顯仁藏用其理具在謂之有無則截然彼此竟分二見矣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矣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法象而言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朱子曰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按聖人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者觀其自然之運察者察其一定之理此中有許多精義非是一俯仰便足了事也但非天文地理無由得施觀察耳聖人不用師心之智如此方其形也氣聚可見然其所以默運動靜機緘者非氣也理也所謂幽之因也方其不形也太極本無極雖未有動靜之氣而動靜之理已悉具乎其中所謂明之故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水凝而爲冰冰釋則仍爲水無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按參伍之神謂陰陽五行錯綜變化之妙機也。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故性與天道；陰陽變易之理，而聞性道已在其中，可以不言而喻矣。此聖人之善於立言也。可知。吾儒卽物窮理之學，萬世無弊窮高極遠，其不可以爲道也必矣。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止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止此便是太虛，但雜卻氣化有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秋月，須有此水方映得月，心與氣，又是那氣之虛靈底，隨性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邪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虛有性，非道弘人是性，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有性，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按一串相承，歸結到此，而人上去，亦可見得吾人一心全具得天地之理之氣，所以爲萬物之靈，正在於此，而人上去，未始不爲天，天之未始不爲人也，亦從可識矣。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說分明，便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

鬼，是

按鬼神之良能中庸云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此由理上見之又曰體物而不專屬氣比二氣又精故曰上見之由此觀之鬼神上屬理下屬氣故執以為有不得以為無亦不得是介在有無之閒而為理氣接縫之際也自非窮理之至未易能信得及乃千古疑城也朱子謂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而不如橫渠說得好蓋伊川只說得鬼神後半截事止在天地功用上見之橫渠則直究其性情合理與氣而為言也朱子中庸章句兼取二說以性情功效明鬼神之神之盛其義至為精密學者不可不察也以造化之性情功效言之則曰鬼神以人之盡性合天者言之則曰聖神聖者至誠得天之謂與天地合其德博厚高明也神者太虛妙應之目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鬼神聖神皆形而上者之所為也故曰神化之糟粕耳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按此段言鬼神之功效即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之說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按兩謂陰陽氣也一謂太極理也太極本無極無方所名狀之可言也必因陰陽而後可見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然氣不能以自運必有理焉以為之宰設無太極則陰陽之為用亦息矣故凡言虛實動靜聚散清濁雖皆指陰陽而言莫不原本於太極而已矣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按陽動陰靜分而言之也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二氣交感生生不已而後易道以成苟無二氣則理無所憑依故聖人作易必以剛柔立本舍乾坤則無以為錯綜變化而易不可見矣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紛擾者參錯不齊之意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如磨相似其四邊止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止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磨有細所以人物有偏有正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紛擾合而成質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

按此段是倒裝文法。陰陽循環不已了。而後有游氣紛擾散出而生人物。要看這道理明白。無如太極圖所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等語。尤見說得詳細。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

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也。天地之中。

靜之理。感而生。動靜交感。則聚而有象。此即太極生兩儀。兩儀有象。斯有對。如水火木金。皆對必反其所爲。

如金堅之類。有反斯有仇。克之類。仇必和而解。衰之類。盛故愛惡之情。衰殺惡之情也。同出於太虛。

柔金堅之類。有反斯有仇。克之類。仇必和而解。衰之類。盛故愛惡之情。衰殺惡之情也。同出於太虛。

有愛有惡。皆天而卒歸於物欲。則爲人欲之私矣。此三句插在人身上說。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

閒。其神矣夫。皆感而生者也。是孰使之然哉。蓋有神化不測之道存焉。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此陰陽所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作千千萬萬。陰陽。採碎

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此所謂易簡而得也。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此就無主宰者之心言。

而百慮何不一之有。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網緼二端而已。須知網緼中便有。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此所謂神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氣與志。

天與人。有交勝之理。惟專一故。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便是氣壹之動志。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參兩篇第二此篇論天地陰陽五行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按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朱子就方圓取義，以明數之所由起。其義甚長。張子以剛柔男女太極兩儀說參兩，別是一義。要之參兩之說，當以本義為正解。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不測。兩在故兩故化。於一行此天之所以參也。註：係在推子二小。

按氣雖有陰陽之分，其實止是一氣。但動時是陽，靜時是陰。長時是陽，消時是陰。非有二物也。故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不測。一謂太極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太極無方所可頓放。陽動時便在陽，陰靜時便在陰。不可測度。所以謂之神也。兩故化。兩謂陰陽自註云：推行於一。陰陽變化萬端，要亦推行太極之理耳。蓋非一則兩，不能以自行。非兩則一，亦無由見。此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故微矣。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為經星。附天體而動，為緯星。純繫乎天，與浮

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為緯。逆天而行，本歷家之說也。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

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此破歷家右閒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五天三度之

一：天行健，一日一夜又進過一度，以七政之速遇較之。鎮星之行，比天稍遲，積六十日不及天三十度。太陽

度：歲星比鎮星又遲，積十二箇月不及天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又遲，積六十日不及天三十度。太

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一月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

行：比天為差十三度有奇。此遲速不齊之大較也。太陽日也。太陰月也。歲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

星：木星也。熒惑火星也。太白金星也。辰星水星也。鎮星土星也。是謂七政。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

最速。此云右行最速，蓋從歷家之法也。下六者做此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此指其形體而言。凡氣皆屬陽，故

曰：其質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氣而無形也。如恆星不動，實而繫乎天也。以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

徐德夫曰。圍轉之物。如輪。證之類。動必有機。如輪之轂。證之臍也。自由也。轂動則輪動。是輪由內動起。非由外動得來也。天圍而動。太虛無形迹。何以驗之。轂之運動。學者精求之。當知太虛不能無氣。地在氣中。是乃乘機左旋者。今不謂地氣乘機而直謂天左旋。乃至昏曉之論也。日月出沒。恆星昏曉。皆乘機運動。旋者也。凡恆星。半在天。半在地。下。一星入。一星出。故有昏曉之變。而日月之行。於三百六十度中。總不越二十八宿之度。日所行之度。其星即爲光射。不可見。故論恆星。即合日月言之。在天而運。運猶動也。謂在天之宿。不純繫乎天。而自運轉者。獨七曜耳。恆星不動。純繫乎天。其所以隨天運轉者。因北爲南。日月并太虛有運動也。直以天包地。外地在氣中。乘機左旋於中。故恆星河漢。隨天運旋者。因北爲南。日月并包乎地者。亦因天隱見耳。此皆由氣旋於內。豈無體之太虛運動於外者哉。因北爲南者。恆星當午。謂之中星。必左旋由北而東而南。而西。故云。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閒。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閒有小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天地之閒。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

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西黃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及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中。水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游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游在南。故日在其北。冬游在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其數。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

惟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月之虧盈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中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善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

月所位者陽故月在天之陰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精謂闇而相對恰當日精闇虛之中則月爲之食故曰精之不可以二也至望日尊而月卑故經天之度月行有八道獨不敢行黃道尊日故也至望

日月雖以形相物以形相物謂以爲匹耦也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凡物之有光輝者皆受火日之施而能然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陽之根藏在陰陰之根藏在陽此其所以能成變不變故能久道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按陰陽之精五句以對待而言自陰陽之氣以下則又指其流行者言之對待以形言流行以氣言造化發育萬物只靠陰陽此性命之理所由出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illegible]

徐德夫曰遂直遂
物生也閉收藏也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陽氣爲陰所壓而下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繞旋其外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霍爲雷也陰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霍穢或有黑色虛實謂所畜之固與不固也

天象者。天象日月星辰也。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按天陽積氣而無形。日月星辰雖本乎天。然聚而不散。若有象之可見矣。故曰陽中之陰。地陰積形而成。風交於物。霆起於地。雖本於陰。然實有聲而無形。故曰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按雷霆之發動雖速。然藏於坤。反於復。而出於震。則其所從來也。固有漸矣。非深於知易者。孰能知之。

火日外光。外光外景也。能直而施。金水內光。內光內景也。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隨金木之材。而各得其用也。施者所應無窮。

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高雲從曰天。以陽神爲用。故直而施。所應無窮。地以陰形爲質。故闢而受。隨材各得。是火日神之屬。有天之道。金水形之屬。有地之道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本直。生理。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金木以形爲主。水火以氣爲動。而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以上分論五行。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

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擊得於土之燥。性

堅與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融則爲液。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

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土而反乎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而無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火

炎上潤下。土雖不得而制。然物兼體而不遺者也。萬物皆以土爲體。所以升降。則皆不離乎土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

按正蒙論五行有相兼之道。又謂土物之所以成。始成終。物兼體而不遺。止看河圖。其理自見。河圖四象而土居中。爲數五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中便含有五數之體。而在無五。則一之水無由成也。地

二生火。天七成之。七中便含有五數之體。在無五則三之木無由成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九中便含有五數之體。在無五則四之金無由成也。由此觀之。四象既皆有土。則四象之各兼有五行也。可知矣。推之萬物。無一物無陰陽而不遺者也。土備五行。四象皆有土。則四象之各兼有五行也。可知矣。推之萬物。無一物無陰陽。五經也。又可知矣。此理至微。惟正蒙經世發其奧。他未有及之者。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按天一生水。水本陽生。而居北方陰盛之地。則凝結而成冰。陽微不能勝陰也。地二生火。火本陰生。而居南方陽盛之地。外明而內暗。陰氣伏藏而未盡也。蓋火性上炎。爲人身蒸熱之氣。有影而無形。能散施於外。不如金水之能受物也。觀其光芒四出。則陽氣之多可知矣。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按此以坎離二卦象觀之。其義自見。又以河圖考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陽居內者微。而陰在外者盛。是陽屬於陰外也。故周子太極圖。是以陽陷陰中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陰居內者微。而陽在外者盛。是陽屬於陰外也。故周子太極圖。均是一義。不可易之至理也。

天道篇第三。同此一篇論天道聖人。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示人以可。聖人之動。以容貌動。無非至德。皆德之見。夫何言哉。言也。無待於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義同。王音往。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爲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緣須著從此下語。故如此。

上天之載載事也有感必通即時行物生之事也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按天之感物以氣聖人之感人以理得爲而爲順理之自然而無所容私也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以率之使人有所觀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感如躬行以率之使人有所觀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誠言神言其用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神之道也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上天字以形言下天字以理言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按道不離器而但不倚於氣耳此卻兩開說了未免抑揚太過不若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截得界限分明而理復渾全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不可知猶言不得而同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能及也天道無心而發言萬物聖人有

心以輔相裁成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就配天上說不動而變神而化也就配地上說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就實理上說不貳所以爲誠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按一誠能貫萬理故歸重在誠明上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按此復引易以明之見至誠無息易與中庸無異旨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民心即天心。理一而已矣。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此其所以過於耳目心思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按此與下段借易推言存誠。以明天道原非易之本旨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此詩本爲文王而言也。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

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得穆穆緝熙之意。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存視聽民威主於民心之謂也。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按谷神之說出老子。亦虛而能應者也。豈能者天之周物。聖人爲能同天。是以神也。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

此句是倒提。文法當斷說。

得意斯得名。

名。名也。

得名斯得象。

可以意求者。便可言說。可以言說者。便有形象。

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

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按形而上者。謂理也。理無方所。名狀之可言。如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然道實不離器。故聖人止說形而上者。就一形之中。而言其無聲臭之理耳。非謂不得名。不得象。而可徒求之冥漠之中。以爲道也。然欲執形下之器。而謂名象足以盡道。則又非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按道以自然爲體。故凡事必至於自然。而後可謂之道。未至自然。是猶與道二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正所貴於自然耳。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按既曰名言亡矣。而又曰可一言而盡。然則非終不可言也。但言非所言耳。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其幾以一言盡道乎。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按可眩者。於理必未明。可遷者。於理必未定。正明正觀。不外乎理之至正者也。理苟至正。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縱欲眩之。遷之。而不可得也。天地日月且然而況於人乎。

神化篇第四。此篇專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按不知其然而然。是神四時行。百物生。是化。氣卽陰陽之氣。載德與道而行者也。故曰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朱子曰。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便是或爲陽。或爲陰。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按無方無體。專就形而上者說。雖無方無體。然其大也。無所而不包。其一也。無所而不貫。中庸所謂費而隱是也。

虛明靜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閒也。

按此段乃申明上文神化之事。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按此贊易之詞也。辭卽易爻之辭也。繫辭云。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正蒙蓋括其意而言之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按往來屈伸氣之良能是即所謂神也地示人鬼特其異名耳言此以起下文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按形而上者本自它言理人作爲易辭以鼓舞之使人因辭以得象既有得於象則神亦不外是矣故用急辭以形容不測之神用緩辭以形容難知之化或緩或急是皆所謂鼓舞之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皆是漸相推類合一不測爲神神即所以主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

事備矣集義以漸而成化之事也用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窮神者明容所照故非知化則義不足云

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天之神也則無待於事求宜矣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神即時中之時日運夫化日順夫時則不測

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後引孟子見必待充實光輝而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是即合一不

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之蒸鬱凝聚氣苟健順動止浩然漠然之得言氣之朕皆可名之象爾不待

而後謂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類必有氣因時若非象指何爲時虛必以實也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

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無誠實之理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哉道合外內之

也之宜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問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

何爲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道氣何以撐拄得成道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爲晝夜無寒暑何以別

其爲
冬夏

按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大要在精義利用上盡力。至於德盛則不期然而然耳。非必有神可窮。有化可知也。橫渠此段所論亦甚細。中間有就天言者。有就人言者。錯綜不一。然其理則未始不相通也。

變則化。由蘊入精也。化者變之成也。故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變者化之漸。故谷神不死。此道德經

而猶有借用之。蘇子由注云。谷至虛。故能微顯而不揜。此即兩在。按陽曰變。陰曰化。變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皆陰陽迭運之所爲也。然有其理焉。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閒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按人心之有動靜。便是鬼神不死之明驗也。所以操存之。則氣質用事。日以鋼截。而本心之德亡矣。君子能於此誠不可揜之一端也。但人不知所以操存之。則氣質用事。日以鋼截。而本心之德亡矣。君子能於一毫頭識得根源。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必慎其獨也。

神化者天之良能。然之理也。非人能而爲之也。故大而位乎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按孟子云。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此人能之。所可及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謂之聖。謂之神矣。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窮字知字。是到頭。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

力所能強也。

按下一熟字。正是張子引入塗轍處。非空懸一至高之帘。使人得假借爲絕學之說。以荒之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勉而大處。不已而天。已便與於穆同體。則不測而神矣。神亦不出大化之外。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合至理則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猶曰凡爲聖皆可勉而至猶

不害於未化爾。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此大幾聖矣者言也化則位乎天德矣以聖者

大則不驕。大無窮量故氣不盈化則不吝何歎之有

無我而後大。我私心也有一毫私意大成性而後聖而無所勉強也自然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

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此三句乃窮神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所

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按性天不待學修見幾三句乃學修之力也盡古今是於穆之體盡古今是學修之用事物交格博約交格誰知倫物禮樂即於穆不已乎故曰人人一學修不及之天即以學修天之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

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按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義入神本向內做工夫而推其用皆由此出故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是外邊事事都恰好則吾德日進於高明故曰素利吾外致養

吾內也在內者精則在外者自利在外既利則在內者愈純此內外交養之道聖學之所不能外也君子之學知此而已正知乃能徧知乃能安其不知乃能安頓萬世之知與不知通神明類萬物功

用又何可量也哉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誠敬以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自然之理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

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按此乃崇德之實功也。心存虛明而無我，身體至德而有常，順其變化而行，所無事。達乎時中以合
權宜，則內外交養之密，仁至義盡，而德將日崇矣。知其隱微而存養之益深，知其彰著而省察之益
謹。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能繼乎
至善之道而成此神化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有不知其所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顏子所謂雖欲從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所謂一理渾然而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按學至於可以繼
則知變化之道矣。

見易則神其幾矣。

按易者，交易變易，所以盡神之道也。人能知易，見其
參伍錯綜爲道不窮，則庶幾乎可以知神之所爲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
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按此爲窮理之事。經正者，理之至善者也。能知至善於幾先，則通變之事行矣。順性命，則所先皆吉。
正是經正以貫處，情發未發，事至未至，天地分未分，本無動靜，而卽在一動一靜之間，乃神之所由
也。

知神而後能變，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按窮理而未達乎性天，則萬事皆才智所就，安得有盡
善之道。聖人之饗帝饗親，制禮作樂，皆由大本上流出。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由於素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按幾先止有一吉幾後傾有善惡兩條路。一入於惡爲物所化。不至盡滅天理不止也。一入於善。則物不得以閒之。而性天性命。天命矣。前段原其始。此段要其極也。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此禮修一流人。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此俗學一流人。這化字。即大德敦化。大德之德。體之所以立也。敦。一化。育之化。用之所以行也。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按聖人之存神過化。非有他也。但能全其固有之性。而不失焉。則體以立矣。順物之理。而無容私焉。則用已行矣。若夫偏立意見。縱法敗度。則小人之反中庸。無忌憚者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旣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按此仁智合一之所以爲妙也。因物付物。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仁之至。而正己之道盡矣。盡己性則能盡物性。則義之盡。而應物之感無迹矣。此存神過化。所以互相爲用。不偏不倚。而能範圍天地也。豈異學所得同日語哉。

旁行不流。聞神不倚也。旁行不流。過化之妙。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之。百姓日用亦在天道過化存神。所以然之理耳。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此其所以旁行而不流也。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此其所以圓義入神。動一靜也。至動之至靜之至。仁敦化靜一動也。以至動之中。仁敦化則無體。謂無一體。義入神則無方。非方所理在。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三

正蒙二

動物篇第五 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如春夏發榮。秋冬凋瘵之類。物之初生。氣已至而滋息。息謂生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列子有云。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天清而散。地濁而聚。意亦無不散也。但有久暫之別耳。

按此段乃申明上四句之意。張子蓋以精神爲魂。體骸爲魄。非謂別有死而不散之物也。當善會之。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字。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按此以海喻理。水喻氣。冰漚存亡。喻氣之有死生。氣有聚散。之可言。理非存亡。所以是知生死皆氣之所爲。而其理則亙萬古而不變者也。故曰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用與字。未免太疏。有判然不相涉之意。改有字。便活。爲冰爲漚。海雖不可不知也。然無是理。則氣亦不能以自聚而自散。此又不可不知也。

有息者。根於天。謂如動物之類。有息也。不息者。根於地。此植物之類。根於天者。不滯於用。得乾健之道。故或飛或走。根於地者。滯

於方。得坤順之道。此動植之分也。均是氣也。而故止而不運。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按天地無心而成化雖一物之微莫不有序有秩如此於此便可見得天理有自然之節文處
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不即其生物有序有秩處驗之何由得知其所以然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體即體物而不可遺之體

按物能相感者如雌雄牝牡之類必待交感而後能生育也不能感者如草木之類自能開花結實傳生種類以此見得陰陽之理無物無之鬼神之功無往不然有如此者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也。物猶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按物無孤立之理謂物之有鬼神也即中庸體物而不可遺
意物之有同異屈伸事之有同異有無皆鬼神爲之始終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按獨見獨聞謂不從天理中出以意見自私也共見共聞天理之公人
心之所同然也此即所謂同異相感也陰陽之正物與無妄之道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按此即所謂有無相感之一證也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按此節即人之一身而見其屈伸相感之理如此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

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按此亦有無相感之明驗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高雲從曰。形則有青紅白黑黃也。聲則有宮商角徵羽也。臭則有檀臭。香腥臊也。味則有鹹苦酸辛甘也。氣則有溫涼寒燥濕也。莫不有五行之分別。同異之變化。皆造化自然之妙。所謂帝則而學者。常致察也。

誠明篇第六 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有此實理。則有終有始。徹底都。誠有是物。方有是物。則有終有始。是實理。誠有是物。方有是物。則有終有始。是實理。誠有是物。方有是物。則有終有始。是實理。

按自天命之謂性以來。便以全副實理。鑄成是物了。若雜以一分僞。便欠。缺了一分。二分僞。便欠。缺了二分。亦不待到十分僞。然後說他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人事所當然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天道之自然也。

按在明誠分上窮與盡字。然有工夫在誠明分上。止是性無不盡。而理無不窮也。須有分別。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此西銘之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

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按此止專說理一處。

天能爲性。良能也。人謀爲能。利行是也。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按孩提之知愛敬，此天能之自然也。自然者，非性也。乃其機也。欲習自然以合於性，不幾皆子之食色乎？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天能之渾然也。渾然者，非性也。乃其體也。欲學渾然以合於性，則歸老氏之虛無矣。貪天功以爲己力，志士之所不爲。況迷惡爲性乎？況混善惡以誣性乎？況以無善無惡爲性，而無所忌憚乎？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以宰陰陽剛柔，而天弗違者也。蓋其主宰在乎機先，不必言自然也。而自然在是矣。運用在乎物表，不徒事渾然也。而渾然自致矣。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便是生無所得，朝聞道夕死可矣。便是死無所喪。張子之意，本謂真看得這箇性是天地大功之物，於一己了無所與焉，便能超乎生死之外，而無所得喪矣。但遺話頭太高，聖人卻不如此說。不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大道爲公之意自在言下。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按理雖無形，然凡有氣之物，皆不能舍理以爲之體也。故曰：未嘗無之謂體。此句專主理而言也。若謂之性，則此理已落在氣中，由人體察而力行之上。體字乃體用之體，下體字乃體察之體。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按性者人之所受於天者也。道者天之統乎物者也。在人曰性。在天曰道。理本相通。非二物也。氣者陰陽所爲。聚以成人之形。性之郭殼也。命卽天道流行。賦予萬物。道之用也。遇乃外至之境。無善性分。事但形氣與之相接者也。此段須從源頭看下來。天道本是至善底物。故爲性爲命。亦皆有善而無惡。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故可知矣。至於氣亦天所命。以爲載性之具。但出於陰陽所爲。不無清濁之分。故人得之而有昏明之殊。然雖有昏明之殊。卻是形而下者。不足以蔽性之本體也。遇則出乎性之外矣。雖有吉凶。不足以戕害吾性之所固有。但人不知學。則理不足以勝氣。而性反爲所蔽者有之。不能素位而行。則理反爲所戕者有之。要之皆由下流濁而病上源。非源濁而害流也。蓋性常通乎氣之外。直上達天德。何有於氣。命則無時不相通。而徇欲自私。行險徼幸者。是皆不知至善之所由來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按知性知天。已上溯大原。參贊化育。在其掌握。陰陽者天地之所以闢闢變化者也。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造命知命。不疑不惑。其古之所謂樂天不憂者也。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按此言天性。人性之無異。猶水與冰。雖有凝釋之分。其實一也。程子有器受日光之喻。張子意謂人之氣質。既有不齊。受光不無小大昏明。然論天日之照納。則曷嘗而有異哉。吾此所以申明夫氣不足。以蔽之說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耳。

按有我者。謂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也。有生以後。惟克己。已關難過。過得此關。便可升降。在帝左右。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按人有是心。虛靈不昧。無有不達之理。但趨向不同耳。反天理。則愈達而愈高。徇人欲。則愈趨而愈下。聰明聖知。達天德也。機械變詐。達世情也。縱使百伶百俐。事事做得。而天理不明。卒歸於小人而已矣。

性其總合兩也。有仁義是所謂合兩也。有性即命其受有則也。有則謂有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總之要

易曰繼之者善是也。不極乎至善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理乃一定之則。不可變易。盡性窮天地則無以見所受之分量也。善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鼓天地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雖不已於命而無心以成化。若聖人則必盡乎所感之理。而不得同乎天地無憂者。以裁成輔相之責有在乎我也。也。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然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常然處皆感

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自不能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恐此語止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謂子

滿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此性字是言性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問滿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滿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按性止是理。理無爲而心能盡之。盡性則盡道矣。天雖命我以性必待修道之教。而後有復性之功。此性之所以不知檢其心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按一掃性萬事畢。何消又說到至於命。蓋在人言之謂之性。自天言之謂之命。命者天理至善之極也。猶大學言明德新民而必要之於止至善。至善便是至命。非成己成物之外。而別有至命道理也。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限於且人與物等之靈也。失其知覺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天地之性是理也絪縕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
 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爲性則太極之全體但論氣
 實之性即此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
 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
 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混矣
 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
 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
 之本然者而爲言特取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
 也其以天地爲言則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
 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
 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
 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
 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言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
 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言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
 則無勝負及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言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
 之而判矣此其感物而動則或性純粹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
 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存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
 焉感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不同
 西山眞氏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自在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
 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按自有生以後本然之體雖存而氣質之操權甚重又況物欲之乘千端萬緒習俗之移日久日深
 善反兩字正未易言苟有不甘自暴棄之人能勝以百倍之力其或庶幾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是乃深
 善反之良方也然
 其要莫先於窮理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聖聖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按此所說繼善成性。非易本義。特借易文來說已意耳。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

朱子曰。張子說性與氣。皆從上而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以勝其氣。則止是承當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天而已。蓋死生修天。富貴賤。道卻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其本。然命能順天理。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此言理足以勝氣之事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羸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恐未免語病。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氣質亦由天命中來。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出

禮記仲尼燕居。領惡謂挈去其惡也。

朱子曰。止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爲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按陽明陰濁。止將孟子夜氣一章體會自見。

不誠不莊。誠以內言。莊以外言。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也。同邪。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

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天所命者。或吉或凶。莫非正。君子但當順以受之而已。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滅理

窮欲則凶其所自取。不可謂之天命矣。

大心篇第七。此篇專論心性至極之道。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即知天。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通於見聞則爲累。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大用無不明矣。而自謂因身發智。以爲用。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未可謂知。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止知有義理。卻將身止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止知有禮。不知有己耳。止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卻身止是理。縣空止是簡義理。

按以身體道。必如朱子說。方貼實。橫渠本意。恐未必如此。他將身體道。分作兩樣看。未免將身與道作二見矣。既說體物體身。道之本也。則體身分明是道了。又何須再說以身體道。身乃道之軀殼也。無此身。則道亦無挂搭處。故聖人但說修身。則道立。一語便了。即如顏子克己。亦止言克去己私耳。何嘗直將己身看作無物。都要擺脫了。至於伊川。除卻身止是理。別是一說。蓋謂道理徧滿世間。自身以外。縣空都是義理。似與張子之說。不相干涉否。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按天道無私。以天體身。則無物我之閒。其能盡物之性也。必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按成心未爲不好之心。但有意以處之。未免執持於形迹之間。故曰成心。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此意字亦作私意說。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事理渾然。無所執著。而汎應曲當。可與樞者也。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以存。謂用意。

按此承上無成心而言。苟有一毫之成心存於中。則不足以計神化矣。存字正對不可知來說。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開區區於一物之中。爾區區一物之中。謂萬事惟知有己。不顧義理之是非。

釋氏不知天命。不知天命。不知實理之所由來也。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緣循也。循一身之小。不知天地之末。而昧大

理本之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夏蟲疑冰。言無所知識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

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

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此篇以中正爲道之準則。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

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按聖人表中正。以與萬世化。諸子各出一奇。與天下等。達士遺放自怡耳。才士標新博題耳。是皆無地以崇德也。聖人好學不厭。由中道行。中備四時。隨其環應。此其所以光大中正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按人不知學。則是非混淆。理欲互乘。雖說存誠。說力行。皆屬淺近之辭。惟必先知大中爲極。然後能擇能執也。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按大也者。謂包羅廣闊之規模中也。者。謂無過不及之實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舜之執兩用中是也。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易之環中肆應是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難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得。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按此言心不可無所存。主聖人絕四之外。必有所事於心者。但聖人微妙不可測知耳。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

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謂上下精麤本末。按子絕四。是記者形容聖人心體至虛而無累之意。非聖人以是而教人也。橫渠特借來說自己意耳。

不得已而後爲。爲所當爲也。至於不得爲而止。止所當止也。斯智矣。夫。確故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集註云：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用語語轉精確。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便於天理，有非天理。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流行而無所窒礙之謂天理，鑿字下得未安。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按：止非以一止爲得也，必至是而不遷，方可言得止也。養者，久而不遷之意也。大者，誠實而有光輝，非得止外，而又有所謂大也。

無所感而起妄也。妄非必疑所感，但感而通誠也。由實理中出，計度而知昏也。見理不明，不思而得素也。素明，何待思索。

何待思索。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求豫之方也。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立教之本也。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按：四者學之有其序也。張子作兩事分說，未當。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人能策厲簡志字，然後可以有爲。強禮然後可與立。強者，堅守不移之謂。不惑然後可與權。見理真確，然後應變無方。博文

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徒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

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

此表記之文也天下一人言雖得也惟責己一身當然爾望之人人

也故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與民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

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此忠恕之道也。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埽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原本作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鐘雖未扣而有聲之理自在。聖人雖未問而致知之理甚微。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閒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而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必求至當以爲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人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按合乎道則德爲至當之德。循乎理則福爲百順之福。樂得其道者行道有得。則體立而用自致矣。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按循天下之理。道之至易者也。得天下之理。德之至簡者也。靜而常虛。動而常直。則自然之善。可以配乾之易矣。以事處事。因物付物。則時措之善。可以配坤之簡矣。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

器矣。

徐德夫曰。藏諸身而不可以致用器也。大德敦化。是不踰閑。而成器於己也。出入不器。卽川流之義。與子夏意別。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

高雲從曰。愾至也。禮記愾乎天下矣。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歟。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按理本大同。無待強求。必物之同。是先挾私意而自異矣。何以得天下之同。事有真是。不求合俗。必物之是。是原無室見而實非矣。何以得至常之是。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愛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按立人之道曰仁。義仁義性之德也。本至善底物。事一有偏勝焉。則過於此而反傷乎彼。此其所貴乎中正也。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按立不易方。義也。然非安於仁者。不能得其常。仁體而義用也。是從根源上討出。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

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按此從天人分上分別得來仁聖者遠天之學也天無窮盡故所能亦無窮盡所以自謂不能非謙詞也若人能則有限矣不過與人爭能以能病人狹小一己之私豈若與天地合德而本無能之可名哉然亦須知盡人則所以盡天盡心則所以盡天此實聖人知之所以不厭不倦者也張子高遠天之學故言其趣向不同有若此示人知所極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滑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以天地爲量故有愛物無徇物以天地爲心故愛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

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曲成便見其愛物之心不

按自古當大任者無容物之量則衆不附而事不成矣無愛物之心則施爲慘刻而患易生矣容而不愛則濫及而賢否混用愛而不容則偏枯而規模狹隘必兼是二者然後能成其爲大人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按此爲學者言之也人能策厲箇志則萬事都做成無志便放倒了孔子言志學志道皆在入德之先孟子言尚志而必本之以仁義程子云無好學之志雖聖人與居亦無如之何謝上蔡云人須先立志如此則有根本譬如樹木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材若無根本培養箇其聖賢教人皆見其大業必能日新然後可見其恆久所以論志必先問其所學何學所道何道而非徒浮慕事功虛尚意氣而可謂之志也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按君子大居正清和之流弊必至於異物徇物此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按學無以見久大之實故曰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亦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綖方不剝故不習而无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知幾爲能以屈爲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順乎自然之道則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術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朱子云敬則萬事俱在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高雲從曰熊氏曰明明禮也人必以禮倡率道必以禮弘大教必以禮成就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前定而不疚。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闢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此篇專論聖人之行事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度其始。

按程子云。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萌其不善之心。此君德所以得厚其終也。又曰。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以位。四人必有怨憤不平之心。而遂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罪而誅之。此臣道所以度其始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按補註：別生分類，出書小序。漢孔氏曰：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高雲從曰：所過者化，謂事過不留也。所覺者先，而不逆億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慝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閒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處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靡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饑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

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竊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

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此篇專論教學之道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

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諭。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仁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此可見藝字在聖人分上本領極大諸儒所說皆見不及此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

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則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

皆挈之。他皆倣此。

按有子所說止是欲人謹始慮終之意。處常之道也。若如張子所說乃示人知輕識重之意。處變之道也。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閒斷。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止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

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嘆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又曰。一息之閒亦
有養一瞬之閒。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爾。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聖子曰。禮之與樂。正在進
反之閒。便得性情之正。

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減是退讓。擯節收斂。
的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爲文。盈是舒暢發越。快
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
於流蕩。卻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爲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高子曰。易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言謂操著求卦之言。卜之應人。如響之應
聲。蓋以心聲相通也。蔽固之私心。不敢形於言者也。豈能默然達於性與天道哉。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諭。

有司篇第十三 此篇論爲政之道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鉞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政刑。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